

# 痴情记事

“盼盼，你也二十二岁了，这个礼拜六你老爸为你安排了相亲，求你大小姐千万赏脸。”

乍听到这句话，我着实愣了一下。没想到妈妈在洗尘宴上一开口说的不是到公司学习之类的话，而是帮我安排了相亲。

“相亲？！我还不到那个年纪吧。”我十分不乐意。“我才不要那么早结婚呢！”

“谁要你一相亲就结婚？愈早开始挑选，选择愈多啊！”爸爸对我的话十分不以为然。

“唉！像我这样年轻又漂亮的女孩，一定是相亲市场上炙手可热的货品。”我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。

“丫头，别说什么货品不货品的，多难听！相亲是一种很好的交往方式啊！”

唉，妈妈就是这么古板，我连应用一下经济学上的供需原理都不行吗？“对象呢？”我无可无不可地问。

妈妈瞥了爸爸一眼，把回答的责任推到他身上，让我觉得情况有些怪怪的。

“他事业有成，长相又好……”

“几岁？”我只想快速又清楚地得到答案。

“三十二岁的男人能有这样的成就，实在”

“三十二岁？！”我尖叫了一声，打断爸爸的话。并不是我不懂礼貌，而是这个数字太让我震惊了。难怪他们两个会闪烁其词，对方整整大了我十岁口也！

“爸，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怎么忍心让我被一个老男人糟蹋？”

“三十二岁怎么算老！再说，毛头小子有啥好？他既成熟又稳重，而且你也认识。”

“我认识？”我左思右想，还是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认识了一个三十二岁的老男人。

“就是以前住咱们家隔壁的聂哥哥啊！你小时候不常嚷着要嫁他？”爸爸挤眉弄眼地说出答案，摆明是在嘲笑我。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去和聂咏夷相亲。

“盼盼，第一次就当多个经验，你就陪着吃顿饭，没意思也无所谓。”

我倒是奇怪妈妈怎么一下子劝进，一下子劝退的？她才没聪明到会“以退为进”这一招呢！

“聂咏夷是吧？”我径自问着爸爸。“没想到他竟需要靠相亲来讨老婆。”

“唉！事实上，他结过婚也有两个孩子了。你要真不想去，妈也不勉强你。都怪你爸，答应得太快。这种男人学识、背景再好，说到底也配不上你。”

既然对象是聂咏夷，那么这回相亲我是去定了。

“好吧，反正我没相过亲，就拿他当实验品好了，说不定会很有趣。”我佯装勉为其难的样子。我才不想让爸妈看出我对聂咏夷的特殊好感呢！

礼拜六，我一改平日随意的穿著，换上一件浅绿色的雪纺纱洋装，又淡淡地上了些妆。立在镜前，我忍不住顾影自怜起来，虽然称不上倾国倾城，至少还算颇具姿色。

爸妈自然也是盛装陪着我赴宴。到了约定的饭店，聂家两老及聂咏夷已经在座位上等着了。

我先向久违的聂伯伯、聂伯母问好，才对聂咏夷说了声：“聂大哥好。”称呼相亲的对象“大哥”也许有些不得体，可是“咏夷”两个字，我就是出不了口。

“好，好。盼盼，好久不见你，愈来愈漂亮了。”聂伯母看着我的眼光简直是把我当成了准媳妇。

“哪里。聂伯母一点都没有变，和十多年前一样年轻。”

这一番话让聂伯母听得心花怒放，妈妈的眼神则饱含着哀怨。没办法，对于自己的亲妈妈，我怎么说得那么肉麻的话？

“盼盼，你爸爸说去年就拿到硕士学位了，真是杰出啊！”聂伯伯是商场著名的铁汉，居然对我这个小娃娃赞誉有加，真是让我觉得受宠若惊。

但是，我最气爸爸拿我的成绩炫耀了。我自认读书认真，不过那也得有强大的财力作为后盾，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到哪儿去。

“爸，你自己不爱念书，就老爱跟别人提起我。你不是说聂大哥是宾大的博士，那你岂不是在聂伯伯面前班门弄斧？”

爸爸笑了起来，他自有优于常人的地方，学历低向来不会让他感到自卑。

“盼盼，你在美国待了十年，中文倒是不错啊！”聂伯伯和爸爸彼此惺惺相惜，大概因此而对我另眼相待吧！

“哪里。多亏妈妈常寄书到美国给我，回台湾度假时，爸爸也会请老师教我。”土生土长的台湾女孩可能还不会像我一样喜欢卖弄成语。

“咏夷，你倒是和盼盼说说话啊！今天你们两个才是主角呢！”聂伯母的话教我有些尴尬。

“盼盼，你不继续念书吗？”此话一出，我瞥见聂伯母瞪了他一眼。

“我博士课程念到一半，而且好不容易申请到当助教的机会，可惜我爸妈不肯让我念了。”我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了聂咏夷的问题。我绝对没有办法和穷留学生一样，靠着微薄的打工薪资和奖学金过日子。

“如果聂大哥肯出钱，你愿不愿意再回美国念书？”

气氛顿时变得死沉而凝重。聂咏夷这句话简直是存心挑釁，妈妈几乎就要出言相顶了。

“我……我怎么能用你的钱？”我想聂咏夷一定不喜欢我。

“啊，我看我们去楼下喝个茶，让他们年轻人多聊聊。”聂伯母连忙打圆场，拉着聂伯伯和爸妈下楼去了，留下我和聂咏夷对着满桌的佳肴。

直到此时，我才放任自己细细打量他。他身材高大，是个标准的衣架，浓眉大眼、挺直的鼻梁、线条坚毅的双唇……总而言之，他长得很好看，好看到让我自觉安全受到威胁。我从不讳言自己挑男人最注重外表，并不是非要俊帅绝伦，而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与品味可以由外表看出。

“聂大哥，多年不见，我似乎不讨你喜欢了。”我调皮地眨眨眼。

“盼盼，你变漂亮了。我并不是不喜欢你，而是我不喜欢这种见面的方式。”

的确，爸妈和聂伯伯、聂伯母都有某些程度的虚伪，连我也是。我突然想到，如果我真的嫁给聂咏夷，会是怎样的景象？事实上，我根本无法想象他把我当一个“女人”看待的样子。

“妈妈说你结过婚，怎么回事？”我忍不住好奇地问道。

“我爱上一个家世平凡的女人，然后娶了她。为此，爸妈一直很不高兴。后来她在法国度假时死于意外，我甚至觉得爸妈有点幸灾乐祸。”

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却掩不住话里深沉的哀痛。

“你还爱她？”

“嗯。”他在我面前也是坦承不讳，让我既欣赏又莫名地感到心酸。

“盼盼，你该试着自由恋爱。”

“相亲也是我自己选择的。相信我爸妈的眼光差不到哪儿去。”

他露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笑容。我怎么觉得他笑起来有些孩子气呢？

“你是个乐观的人。”

我也笑了。“我有这个条件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我又问他，“你不打算再婚吗？”

“爸妈给我很大的压力。我虽已年过三十，但他们仍企图掌控我的生活。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很听话。”

我又笑了，大概没几个男人会承认自己在父母面前少了担当。

他啜了口茶，“我只选最好走的路。”

“你很聪明。”那个女人大概是他唯一一次“出轨”吧！常有人问，为何富家子女总是容易爱上普通小老百姓？我觉得理由真是再简单不过了——因为普通小老百姓比较多嘛！

“回国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先四处走走看看，然后进爸爸的公司工作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“你是唯一的继承人。”

妈妈生了我以后，一直没再生育，爸爸也不在意。虽然爸爸有些古板，但我认为他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了。至少他没有以子嗣为借口，在外头金屋藏娇。

“喂，你觉不觉得我们两个相亲实在很荒谬？”

“我是因为想看看你才来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双眼一亮，开心地笑了。

之后，我们又聊了一会儿，聂咏夷付了帐后，我们才一起下楼去找我们的父母。他们四个人倒是有说有笑的，见我们下楼来，忙拉着我们坐下。

“盼盼，咏夷没欺负你吧？”聂伯母的问候实在有点不伦不类，我瞧见聂咏夷的眉头都皱起来了。

“没有，他还是把我当妹妹一样疼爱。”我故作天真的回答，同时暗示了这次“相亲”的失败。这回换成聂咏夷对我投以感谢的眼光，聂伯母却满脸失望。其实我也有些失望，因为聂咏夷的反应实在让我的自尊心严重受损！

“聂伯伯、聂伯母，等我赚了第一份薪水再请你们吃饭，今天是聂大哥帮我付的帐口也！”

“盼盼，你太客气了，他付帐是应该的。改天你有空再来我们家吃饭。”聂伯伯慈爱地摸摸我的头，让我怪不自在的，好在这次相亲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。

过了一个礼拜，聂伯母居然帮她儿子约我，她的理由冠冕堂皇得让我无法拒绝，只得乖乖答应。

星期日一早，聂咏夷开车来接我，一上车，我才发现后面还生了两个粉雕玉琢的小孩。这……这是什么情况？

“盼盼，真不好意思。我早答应孩子们今天要带他们去玩，没想到我妈又约了你。”

“哦，没关系！我要是知道情况，就不该答应聂伯母的邀约。会不会害他们玩得不自在啊？”这种处境实在令我尴尬。

“不会的。”聂咏夷发动了车子，问我想到哪里。我还在思考时，后座的小女孩就抢先开口了。

“爸爸，我要去麦当劳玩。”

好可怜的小孩！麦当劳是玩的地方吗？

“予勤，要有礼貌些。先听听阿姨有什么意见好不好？”

我从后照镜中看到未来的大美人嘟起了嘴巴，颇为不满。我还能提别的意见吗？

“我没意见。那小弟弟觉得怎么样呢？”我发现那个小男生挺害羞的。

“我也想去麦当劳。”他斯文地、小小声地附和着姊姊。

聂咏夷笑了，“麦当劳该发给他们VIP卡才是。”

到了麦当劳，两个小孩迫不及待地去抢游戏区旁的位子。聂咏夷很熟练地排队等候点餐，回过头拜托我跟上去看看。

星期日的麦当劳人山人海，我们的运气还不错，顺利占到了四个人的位子。不久，聂咏夷就端了四份儿童餐过来。

“喂，你也吃儿童餐？”我觉得好好笑。

“他们喜欢玩具。”他有些腼腆地解释，那种慈父的表情让我的心隐隐地悸动着，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。

“予勤、予劲，跟阿姨自我介绍一下！”聂咏夷喝令着他的两个孩子。

活泼的小女孩首先开口，“我叫聂予勤，我是四季幼儿园春天班的班长。”

我看着她正经八百的得意模样，只得强忍住大笑出声的欲望。

“真的？予勤好厉害哦！那你可以管很多小朋友啰！”唉，小孩子就是喜欢逞这种威风。

没想到她竟有些不耐烦地纠正我，“我当班长长为小朋友服务的，才不是要管他们呢！”

这小女娃的言下之意是：阿姨，你好没水准，你有严重的官僚心态，有再教育的需要。我想我像她一般年纪时，大概不知何谓“服务”吧！不知是她太早熟，还是台湾的民主教育太过成功？

“哦，那予勤一定是个好班长。”我只好做出如此的结论。

“予劲，换你向阿姨自我介绍了。”

“我叫聂予劲，我今年四岁。换你了，阿姨。”他仰着可爱的小脸向我微笑。

这个……我几百年没自我介绍过了。以前都是别人问姓名，我答姓名；问兴趣，我答兴趣的。

“阿姨姓苏，叫盼盼，跟你们爸爸是小时候的邻居。”我想了好久，也只能挤出这么一点话。

“爸爸，我们的阿姨怎么愈来愈多了？”古里古怪的小女孩放下可乐，不解地问着。

我对聂咏夷投以嘲讽的眼神，他则瞪了我一眼，显然是被问得无法招架。

“那你们以后叫我盼姨好了，这样就不会跟其它的阿姨搞混了。”

“盼姨，其它的阿姨都有送东西给我们耶！”老天，她真的只是个念幼儿园的小孩吗？

“予勤！”聂咏夷端起架子喝止她。

不知怎的，我却很想讨这两个小孩欢心。

“嗯……盼姨家里有很多玩具哦！你们等一会儿去盼姨家选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两个小孩默契十足地同声回答，随即对他们的爸爸宣告，“爸爸，我们要去玩了！”按着便冲进了游戏间。

“我实在不怎么会带小孩。”他摇摇头笑着，眼光一直停留在游戏区里的两个小身影上。

“不会啊！我觉得你很爱他们。”

“爱他们是件很自然、很简单的事，可是管教起来却常不得要领。”

“找个女主人嘛！”这样就多个帮手了。

“我想都没想过。”他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是啊！反正他们已经有很多‘阿姨’了。”聂咏夷也真是的，既然不打算再婚，相那么多亲干嘛？

“盼盼！”他拍了一下我的头，一股异样的情愫迅速在我心中蔓延，教我整个人慌乱了起来，只好低头不停地喝可乐。

“盼盼，对不起，今天让你觉得无聊了。”他顺着我的发，轻轻地抬起我的下巴。

老天，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我的心跳快似擂鼓，聂咏夷难道不知道他这样子已经“招惹”到我了？

“不会啦，你就当今天是带三个小孩出来玩吧！”我试图以轻佻的语气掩饰我的不安。

“予勤的个性一点也不像香凝，反而像你小时候。”

“乱讲！”我急急地否认。我小时候应该是很天真无邪的吧？不过，我终于知道他亡妻的名字了。

“你不喜欢予勤？”

“不是啦！只是……只是根本就不像嘛！”这就是我独门自创的“苏氏辩解法”。

在麦当劳吃过早早餐后，我们又到国父纪念馆放风筝。予勤和予劲毕竟是小孩子，拿着风筝线来回地跑着，一点都不厌倦。风稍稍大了些，便赶紧对着爸爸叫“救命”，真的很有趣。

我坐在地上静静地享受午后的阳光和这一幅温馨的天伦图，不觉微笑起来。

直到夕阳余晖洒在广场土时，聂咏夷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离开。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，我好似被遗忘的局外人，可是脸上的笑意却不曾褪去。

吃过晚饭，聂咏夷开车送我回家。爸爸妈妈出门去参加一个酒会，大概很晚才会回来。我拿出钥匙开了门，请他们进屋坐坐，聂予勤马上提醒我要送他们玩具的承诺。我和聂咏夷互视一眼，莞尔一笑。

“那你们现在到盼姨房间挑玩具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他们兴高采烈地跟着我上楼。

我房间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柜，里头摆了许多布偶，大部分都是我从国外买回来的。

聂予勤很认真地挑选着，一副犹豫且为难的模样。当她一转头看到我床头的大兔子时，我不禁暗自叫苦。

“盼姨，我要那个！”她开心地指着那只无辜的兔子。

“嗯……予勤，选别的好不好？盼姨让你选两只。”

“不要！我要那只兔子。”她十分坚持。

那只兔子是我回台前夕，几位同学一起合送给我的，据说他们在梅西百货挑了好久才达成共识。一方面因它有着特殊意义，而那只兔子也实在可爱，抱起来又舒服，所以我才把它摆在床头，没想到……

聂咏夷轻易地察觉出我的为难，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。不料聂予勤硬是不肯换，大声嚷着：“你们大人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？”

眼看聂咏夷就要发脾气了，我只好赶紧答应，“好好好，那以后予勤要代替盼姨好好照顾它哦！它叫作‘California’，你也可以叫它‘加州’。”说着，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我从来不把别人送我的东西转送出去的。

“盼盼，你干嘛这么宠小孩？”聂咏夷似乎很过意不去。

“是我自己答应的嘛！”看着聂予勤抱着那只大兔子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，我慌乱地撇开头，免得不小心哭了起来。

“予劲，阿姨桌上有火车模型哦！你要不要选一个？还是你要布偶？”我蹲下身子，亲切地问着小男孩。

“我要那个有烟囱的火车。”他很快就决定了。我拿了个盒子把火车模型装起来递给他，他突然亲了一下我的脸颊，“我好喜欢盼姨哦！”

我……我居然被一个小小男生弄得脸红了！

“盼盼，我有没有礼物啊？”聂咏夷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愣了好一会儿。

“那……那你也挑一个吧。”

“跟你开个玩笑也当真！”他又拍了下我的头，该不会是拍上瘾了吧？

“予勤、予劲，跟盼姨说再见了。”唉，他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呢？

“盼姨再见！”两个小孩挥着小手向我告别时，一股怅然若失的感觉顿时涌上我的心头。

## 2

我开始到爸爸的公司担任行销经理后，没多久便听到聂咏夷和香港银行家之女陈敏好事将近的传言。

我的直觉反应是不相信，毕竟我曾听他信誓旦旦地说过没有再婚的意愿。可是，谁知道呢？商场上许多传闻常作不得准，因为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放出假风声以达成既定策略的需要；不过风花雪月的事，可信度倒是满高的。

不可否认，我对聂咏夷存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所以我一直希望传言有误。突然想起爸爸当初安排我和聂咏夷相亲时，我对爸爸抱怨他怎么忍心

我给一个老男人糟蹋，现在我的想法倒真应了爸爸的回答——毛头小子有啥好？他既成熟又稳重。

回国后追我的人不少，我却难忘聂咏夷那一份沉稳内敛的气质，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。

几天后，聂伯伯举办寿筵，我也应邀参加了。

会场中，最受瞩目的自然是聂咏夷和陈敏。他们很明显是连袂来参加的，害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。陈敏并不特别漂亮，不过毕竟是名门淑女，穿著打扮十分入时而得体。每位宾客对聂伯伯敬酒祝寿时，总不忘提起聂咏夷和陈敏有多么相配。

后来，聂咏夷看到了我，便单独过来打招呼。

“盼盼，一段日子没见了。”

“是啊！聂大哥，跟你说件事，你别生气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我微微嘟起嘴，“我有种受骗的感觉。一个月前，你很坚决地告诉我不会再婚时，我心里还很为你对香凝姊的深情感动。没想到才过一个月，每个人都说你还要和陈敏结婚了。”

“事情不是你想得那样。”他一副很无奈的表情。“这全是我爸放出来的消息。他居然把商场上尔诈我虞那一套用在我身上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“聂伯伯干嘛这么做？”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事了。

“你不懂人言有多可畏，他会逼到我非娶陈敏不可。”

是啊！回台湾后，我才发觉自己过往的生活实在太单纯了。爸爸素来是商场上的老狐狸，偏偏喜欢上妈妈这个大刺刺的随性女子，于是生下了既不精明也不甚洒脱的我。

既然踏入了这个圈子，我一定得使出浑身解数来应战才行。我不负人，可也不能任人欺负啊！

“听起来很可怜。不过，陈小姐看起来不错。”我是说真心话。我向来喜欢穿衣服有品味的人。

他淡淡地笑开了，“她也委屈呢！她是个十足的都会女性，自然不喜欢任人摆布，更何况我都有两个孩子了。不过非常不幸的，她父亲似乎也很中意我。”

哎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嘛！

“希望我将来不会遭遇到相同的处境。”爸爸妈妈大概舍不得他们的宝贝独生女受一丝丝的委屈吧？

不知不觉地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僻静的角落坐着，远远抛开那些衣香鬓影、统筹交错。

“没人追你吗？”聂咏夷很轻声地问我。他也会对我好奇？

“有啊。”

“那怎么不见你携伴参加？”

“我没喜欢上谁啊！”如果我对他说：与其跟陈敏在一起，不如追我吧！他一定会吓坏的。想到这里就让我很沮丧。

“放心吧，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很适合你的男人走进你的生命。”

“那……像聂大哥这么成熟的男人，会喜欢我这种没什么风情的小女生吗？”我自觉问得很漂亮、很自然，可是一颗心却因为他即将出口的答案而极度不安地鼓动着。

“别妄自菲薄！男人也不一定都喜欢成熟妩媚的女人。”他投给我一个鼓励的微笑。

“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？”我真想为自己欢呼，修过采访课毕竟是有些用处的。

他的脸色顿时黯淡下来。“说不上来是什么类型，喜欢过的就是香凝一个了。”

是吗？那我是不是该宣告放弃了？如果他喜欢清纯小女生，或者喜欢娇艳的女人，我都可以试着改变自己去吸引他。但他喜欢的女人居然归类为“香凝”，我见都没见过，想学也没处学起。

“盼盼，你也大概描述一下意中人的样子，聂大哥可以帮你留意。”

“我？”问我这样的问题实在太残忍了。“我还小嘛！”这个回答连我自己都觉得敷衍。

“不小了。我认识香凝时，她才二十呢！”

“真的？说说你的恋爱史吧！”

“我有一回搭飞机去高雄时，她刚好坐我隔壁的位置。一见她，我就有种呼吸一室的感觉。我从没见过那么明艳动人的女孩子，自然就同她攀谈起来，后来我们就陷入热恋了。”

他的神情十分温柔，我想我一辈子也不会让任何男人在提起我时有这种表情。

“我爸妈觉得她的学历、家世都配不上我，她也不太喜欢我爸妈，认为他们势利又虚伪。我不顾一切娶了她之后，他们处得并不是很愉快。可是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真的很幸福。予勤、予劲相继出世后，我真觉得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了。”他黯然地低下头，“谁知道她去法国探访她姊姊时，会发生意外呢？”

我不禁掉下眼泪，拚命在脑海中勾勒那个女人该有的完美形象。

聂咏夷说完他和于香凝的过去后，居然向服务生讨了一瓶xo，就着瓶口喝着，那一副想把自己灌醉的模样，让我心中涨满了罪恶感。我不该为了满足自己该死的好奇心，而去问他什么罗曼史的，平白勾起他的伤心回忆。而我从不知道男人脆弱的样子会那么的令人心疼、令人不舍，让我很想为他做些事，只求能让他好过些。

“喂，别再喝了！”天啊！他一下子就灌了半瓶酒，xo不能这样喝的吧？！但是我又抢不到他手中的酒瓶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整瓶酒被喝得涓滴不剩。

“再帮我拿瓶酒……”

“聂大哥，你不能再喝了。我扶你回房间休息。”看他表情有点痛苦，额头隐隐地渗出汗珠，似乎很不舒服的样子，我连忙拖着他往楼上走。

“是这间吧？”我记得小时候去过聂咏夷的房间，应该是在二楼的走廊尽头。

一进房，聂咏夷便躺在床上呻吟着，我赶紧倒了杯热茶给他。不料他突然狠狠地搂住我嚷着，“香凝，是你？我等你好久了……”

“我……我不是。”我从没被男孩子这样抱过，那种属于男人的好闻味道紧密地将我包围着，让我惊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我不会再让你离开了……永远永远都不会……”他呢喃着，然后居然吻住了我，我只觉得自己快被那唇舌交缠所传递的酒气给熏醉了。他的动作

霸道却不失温柔，这就是他对待于香凝的方式吧！

“香凝，我好爱你……”他一边低语，一边急切地褪下我的晚礼服。我确定我是清醒的，我确定我有能力抗拒，可是，我选择了沉沦……

这就是我的初夜了。虽然全身上下有一股说不出的疼痛，整个人却是笼罩在甜蜜中。

我仿佛因为这一晚而有了改变。

即使我知道和聂咏夷不会有结果，但还是很高兴能把第一次给了这么棒、这样出色的男人。将来或许我会和另一个男人生儿育女、组织家庭，但是我知道这辈子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给我这么强烈的心动，还掺杂着一些心痛的感觉。

一看表，已经十点了！我赶紧拾起地上的衣服，手忙脚乱地穿上。我得赶着和爸爸一道回家呢！正要夺门而出时，我突然想到头发该不会乱了吧？

我掉头冲回穿衣镜前检视一番，真的有点糟糕口也！我干脆把发髻解开，任头发披散在肩膀上。摸着自己仍滚烫的脸颊，我好心情地对着镜子自言自语，“盼盼好象变漂亮了口也！这种被心爱的男人爱过的美丽，是任何化妆品也做不出来的哦！”

突发奇想地，我缓步走到床前，慎重地给了聂咏夷一个晚安吻。“谢了！聂大哥。”我静静地注视着他平和的睡容，没来由地一阵感动。我不会告诉他这件事的，就让他以为自己做了一场美丽的梦吧！

活该我这个多事的女人，必须为这个多出来的晚安吻付出一辈子的代价。

伴随着门把的转动声，聂伯母的声音清楚地传入我耳内。“咏夷，你在房间里吗？怎么冷落了……”她的声音在开门见到我的一刹那消失不见。

糟了，来不及逃离犯罪现场了！

我赶紧镇定心神，若无其事地走向聂伯母。“聂伯母，聂大哥喝醉了，我送他回房里来。我先下楼了，再见！”

“等等！”聂伯母叫住我，走到床边一把掀开被子，脸色一变。

完了！这下耶稣基督、释迦牟尼都救不了我了。究竟是我演技太差，还是聂伯母太过精明？

“盼盼？”她用极复杂的眼神看我，似乎想要我自己开口解释。

“聂大哥可能是酒喝多了……很热，就……就自己把衣服脱了。”脱得可真干净啊！

我心里暗自叫苦。

“盼盼，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你老实对聂伯母说，我不会袒护自己儿子的。”

“没有。”我决定否认到底。奇怪，我怎么觉得聂伯母有点“幸灾乐祸”？

“没有？！”她挑了挑眉。“那床上怎么会有血迹？”

我……我现在是罪证确凿，人证、物证都有了，只差不是人人可以逮捕的现行犯！

“聂伯母……”我拉着她到了房间的另一角，“聂大哥喝醉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求你千万别告诉他。”

“他醉了，你没醉吧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我忍不住哭了，“都是我不对，真的不关他的事。”

聂伯母赶忙搂着我安慰道：“我没怪你的意思。别哭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我们家咏夷魅力大到让你把他灌醉，然后为所欲为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。”我急忙否认，一抬头才发现聂伯母眼里满是戏谑。

“是因为聂大哥喝醉酒，把我当成香凝姊，所以……”讲到这里，我不禁有些难过。

聂伯母叹了口气，“你放心，我会要他负责的。”

“聂伯母，求你别告诉他。他一点都不喜欢我，我……我不觉得这种事很严重的。”只是因为以前没有适当的人、适当的机会，才会使得我今晚之前仍是个处女。

“盼盼！”她无奈地凝视着我。

“聂伯母，答应我嘛！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！”我撒娇地摇晃着她的手臂，直到她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我才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下楼。

午休时间，我正准备外出吃饭时，聂咏夷未经通报就闯进了我的办公室。他的脸色很不好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。我心里暗暗叫糟，我八成被聂伯母出卖了！

我等着他先开口，到时好见招拆招，谁知他竟是一言不发。最后，还是我先沉不住气。

“有事吗？聂大哥。”没事才有鬼。

“昨晚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他的口气十分严肃。

我故作天真地瞪大眼睛，“没事呀！”

“没事？你竟然说没事？我今天早上未着寸缕地醒来，一睁眼就看到床上怵目惊心的血迹。还来不及反应时，我妈就已经在我耳边疲劳轰炸，说我欺负了你。”

唉唉唉，我怎么会笨到相信聂伯母会帮我保密？

“我向聂伯母解释过不关你的事的。”

“我有被陷害的感觉。”他满怀怨怼地说着，重重坐在沙发上。

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他怀疑我和他妈妈联手设计他？我不怪他心生不平，宿醉未醒又被逼婚当然不好受，可是他怎么可以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话？简直侮辱我的人格嘛！

“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”他终于缓和了情绪，平静地说着。

我非报仇不可！“经过？经过就是你疯狂地吻我，然后脱我的衣服……”

“我不是说这个！”他双手按着太阳穴，好象很痛似地低吼着。“我会跟你上床？”

“你误认为我是香凝姊了。”没办法，我还是不习惯说谎。

“我昨晚喝醉了！”他将头埋在双膝间，痛苦地说着。

“我知道。昨天那件事是你丧失意识下的行为，我不会要你负任何责任的。”拜托，都快迈入二十一世纪了，就算他昨晚滴酒未沾，我也不会要他负责。

“法官不是你。”他苦笑了一声。

过了一会，他又想起什么似的，生气地开口，“那你为什么不拒绝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我走到窗边，实在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

“因为什么？你说啊！”他狠狠地瞪着我。

“因为我想体验一下身为你心爱的女人而被你疼爱的感觉嘛！”我也生气

了，生他的气，也生自己的气。如果我昨晚拒绝了，今天就不必面对这么尴尬的局面。当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！

“苏盼盼，你该死！这种事情可以这么任性吗？”他咬牙切齿的咒骂，让我又惊讶、又难过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

“我们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嘛！你生那么大的气干嘛？”

好一会儿，他才叹了口气。“对不起，不该对你凶的。”

听见这句话，我立刻就破涕为笑。“以后遇到我，不可以装作不认识哦！”

正想邀他一起去吃午餐时，他拉住了我。“很喜欢我？”

我愣了一会儿，才缓缓地地点头。

“那……想不想嫁给我？”

这……这算求婚吗？我不禁睁大了双眼，“你说过不再娶的。”

“那是和你上床前说的。”

天啊！聂咏夷竟是这么保守的男人？

“我不信你没和香凝姊及我以外的女人上过床。”

“那不一样。”

“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因为我是苏盼盼？”

他别过了头，淡淡地回答，“因为只有你让我有强烈的罪恶感。”

“你放心，这件事对我没造成什么影响。”这是实话。

“对我却有。”他没好气地瞟了我一眼。“到底嫁不嫁？”

问题升级了口也！刚刚是问想不想嫁，现在则是要我清楚地回答“ Yes”、“ No”了。

仔细想想，他是个魅力十足的男人。人长得好看，身材又是一级棒，眉宇间还有一种形容不出的贵气，举止、品味也不负他豪门子弟的身分。但我苏盼盼的身家背景也不差啊！

“也容不得你拒绝。”他将一个锦缎小盒子递到我手中。“在我这方面，爸妈逼婚的压力愈来愈大，我想过与其娶别人，还不如娶你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一定会善待两个孩子。这对你是比较不公平，不过有了昨晚那件事，我爸八成会以此大作文章，迫使你非嫁不可。”

他是在分析股市行情吗？

“当然，决定权在你。”他幽幽地撂下话。

这时，墙上时钟的指针已指向一点，我来不及吃午餐，也没胃口吃了。勉强集中思绪，我想到陈敏和聂咏夷的绯闻。我现在如果摇头，聂伯伯是不是会在一个星期内，让整个上流社会知道我和他儿子睡过？

我又想到小时候的梦想——和爱人长相厮守，过着王子和公主般幸福快乐的生活。

我真的爱聂咏夷，可是我不要他委曲求全地娶我。

“我不在乎身败名裂。”

他笑了，那是他自进我办公室以来最和善的表情。“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没行情。”

“喂，我很勇敢的，别为我担心。”我也甜甜地笑了。

算是一笑泯恩仇吧！他收回了那个求婚戒指，如释重负地离开了。

察觉了他那份释然，我更确定自己做了十分正确的选择。此时此刻，我才体会到自己的处境有多悲惨，不是因为昨晚那件事可能带来的后遗症，

而是从来没有人能这么轻易地牵动我的悲喜、左右我的决定。

我的心已经遗落了……

日子出乎意料的平静。

除了上班之外，爸爸积极带我参与社交圈的各类活动，我受欢迎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呢！

这一日，我陪着爸爸去打高尔夫球，免不了又听到一些政经界的人不厌其烦地奉承我。还好有爸爸替我接话，要不然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处。

“爸，怎么大家都那么喜欢我？刚刚秦亚东也在场，他家比我们家还有钱，可是大家都绕在我身边叽叽喳喳个不停！”和爸爸走向第二洞的路程上，我终于隐忍不住地发问了。

“你惹人疼啊！”爸爸随口敷衍我一句。

“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！”我赌气地扮了个鬼脸。

“盼盼啊，怎么还像个小孩子？”爸爸宠溺地捏了捏我的鼻子。“你交男朋友要格外小心，很多人只是觊觎你的身家，而非真心爱你，即使是富家子弟也不例外。至于为什么你会比秦亚东受欢迎，那是因为和秦亚东结下姻缘，秦老有三个儿子，不一定轮得到秦亚东掌龙头。而且就算他是接班人，那些产业毕竟是秦家的，娘家这边顶多得了个靠山。一日一秦家遇到什么困难，身为太太的难道毋需尽点心力向娘家求援吗？”

爸爸叹了口气又按着说：“娶你就不同了，你是唯一的继承人，我们苏家的一切事业都是你的嫁妆。”

“爸！”我不依地赖在他怀里撒娇，“就算我们只是小康人家，应该还是有很多男人想追我吧？”

“那是你自己说的！”他没好气地瞟了我一眼，便专注地站在发球位置，一杆就上了果岭。

“爸，你好厉害哦！”我热情十足地欢呼着。唉，我好久没打高尔夫球了，不知道要磨上几杆才上得了果岭。

打完第二洞，已经是午餐时间了。都怪我早上赖床，害我们父女俩快九点才从家里出发。

进了俱乐部的餐厅，冷不防有人从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一回身，我不禁有些心慌意乱。

“盼盼，陪你爸爸来打球啊？”

“是啊！聂伯伯自己一个人来吗？”我纯粹是礼貌性的问候，他可千万不要提议和我们一道用餐。

“不，我是和一些朋友来的。咏夷到美国考察了，我可不像你们父女俩有幸同享天伦之乐。”

“盛群，你也来啦？一起吃个饭，有件生意要向你请教。”显然老天没听到我的祈祷，爸爸一上完洗手间回来，就热络地搭着聂伯伯的肩膀，招来餐厅经理安排位子。

好吧！退而求其次。最好他们谈的是很棘手的 case，复杂到需要用整个午餐时间去讨论。

又教我失望了！爸爸才说完大概状况，聂伯伯就很干脆地说：“那有什么问题，我当然是全力配合啦！”这时前餐才刚吃完呢！

现今谈生意、谈政治，酒家和高尔夫球场是两大热门地点，在轻松的

气氛下，好象什么事情都变得很好解决。

“盼盼，你聂伯母说你和咏夷处得不错，聂伯伯帮儿子打探一下有没有竞争对手啊？”聂伯伯很快地把话头转移到我身上。我全然乱了阵脚，转头看了爸爸一眼，只见他怀疑的眼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，教我更加紧张。

我只得干笑几声，随便搪塞几句，“聂伯伯，你误会了，聂大哥不是和陈小姐走得很近吗？”

“他们只是普通朋友罢了！”老天，他可真会见风转舵！“倒是你，年轻貌美又在国外读了那么多书，一定是许多适婚男性梦寐以求的对象，我们家咏夷的确配不上……”

“盛群，你这是哪里的话！”爸爸刚得了些好处，自然容不得聂伯伯“数落”自己的儿子。“我还常在想，要是我有个像咏夷一般人品好又能干的儿子就好了。我们家盼盼现在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！”

“大庆，你太谦虚了。我太太和我都好喜欢盼盼呢！可惜上回咏夷向盼盼求婚就被拒绝了。”

完了！我的眼前顿时一片黑暗，这件事我根本没对爸妈提过。

“盼盼，这件事怎么没听你提起？”爸爸皱起了眉头，口气很不高兴。要不是有外人在场，他大概要拍案而起了。

“这……没什么好说的嘛！”我突然觉得好冷。

“大庆，你也别怪盼盼，年轻人的思想是比较开放些，只是我和内人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。”只见聂伯伯一脸为难、欲言又止的模样。老天，爸爸可千万别往暧昧的那一方面想啊！尽管那些暧昧都是事实。

爸爸满脸狐疑，敷衍地笑着。精明如他，自然听得出聂伯伯话中有话，可是他也绝对不会贸然开口问个究竟。聂伯伯真是厉害，知道他只要留下疑点，爸爸自会找我问个明白。看来我今天是在劫难逃了！

一顿饭吃得我如坐针毡，吃完饭和爸爸继续上场打球时，我的一颗心更是七上八下。

“盼盼，你老实说，你聂伯伯那段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爸爸是捱不到回家再审判我了。

“哪一段话？”唉，能拖一时是一时。

“他和他老婆会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我耸了耸肩，故作无辜。

“你少跟我装傻！”爸爸拦住了我往前走脚步，硬要我给他一个交代。

这时，有个人气喘吁吁地朝我们这边跑来，是秦亚东。

“苏伯伯、苏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。下星期我朋友办了个舞会，不知道能不能请苏小姐当我的舞伴？”他有些腼腆地问着。

我和秦亚东虽然见过几次面，但是从来没说过话，现在他居然会想约我当舞伴，真让我惊讶。可是为了不让爸爸对我和聂咏夷之间的关系有太多猜测，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。

他很开心地笑了。“那今天晚上可以请你吃顿饭，然后一起去挑衣服吗？”

今天晚上？太好了！不过我还是征询了一下爸爸的意见，反正他绝对不会反对的。

“好啊！干脆打完球你们一块走。不知道亚东方便送你回家？”爸爸对秦亚东很和气，和刚刚质问我的样子根本判若两人。

“我不会太晚送苏小姐回家的。”秦亚东拘谨地保证着，让我觉得有点好笑。

“亚东，你不知道我女儿的名字就想约她啊？”哎哟，爸爸真低级，人家是礼貌，他开什么乱七八糟的玩笑嘛！

“我知道的。”他很急切地辩解着。“我是怕……怕叫名字太冒昧了。”

“约吃饭、跳舞就不冒昧？”爸爸挑了挑眉。

实在看不惯爸爸欺负老实人，我忍不住为他解围，“我爸爸跟你开玩笑的。你在他面前喊苏小姐，他还要想很久才知道苏小姐是我呢！以后你叫我盼盼就好了。那我可以直接叫你亚东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他很认真地点了好几个头，挺可爱的！

之后，我们约了五点钟在俱乐部门口见，他才回到他朋友身边。

“盼盼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转移我的注意力？”爸爸专注地看着我，脸上带着一抹了然于胸的冷笑。

“人家不懂你在说什么！”我不高兴地嘟着嘴。是的，我太低估爸爸的智商了，如果他会被我这种小伎俩骗过，那我今天就不会和他一起在这么高级的地方打球了。

“此地无银三百两！你跟聂咏夷上床了？”啊啊啊，爸爸居然问得这么露骨！

“才没有呢！”我不敢相信一向诚实的自己竟否认得这么快、这么理直气壮。是为了对聂咏夷说过那一句“不在乎身败名裂”的承诺吧！

爸爸明显地松了口气，摸摸我的头。“咏夷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，就怕你在国外待了十年，我和你妈也没在你身边看顾着，你就学了洋人开放的作风。”

“爸，你存心调侃我！你这不是暗示我勾引聂咏夷吗？”话一说完，我的脸猛地烧烫起来。那天晚上，的确是我那丝毫不加抗拒的态度促成了那段亲密关系。

“我看亚东那孩子好象对你有意思。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你也别急，就当交个朋友，先认识一下对方，看看彼此适不适合。”老爸比老妈还啰唆口也！不过是有个男孩子约我，哪来那么多话好说？

“爸，我一点都不急。”睨了他一眼后，我才又说道：“我看是你急吧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个合拍的人，就像你跟妈一样。”

“你这个孩子！”爸爸笑着白了我一眼，我们才又开开心心地继续打球。

聂伯伯会就此放过我吗？我扪心自问，我对聂咏夷难道没有一丝丝“非分之想”吗？算了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明天的事就留给明天去烦恼吧！

### 3

看着摊在桌上的商业杂志，我不禁诅咒了一声。

这期刚出炉的商业杂志，封面居然是我和秦亚东翩然起舞的画面。那天舞会并没有记者在场，不知道是哪个无聊的人拍了照，把照片提供给杂志社。

这期的专题报导是政商界名人的未婚子女，编辑还自行圈选出几对佳偶。这种文章，我向来都是看得津津有味，唯独这一次例外——因为我也成了焦点之一。

该死的是那个记者还访问了秦亚东的好朋友，他们还说什么：这次亚东是真动了凡心了。一整个晚上，他的视线都没离开过苏小姐，我们闹他几句，他还脸红呢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
我才觉得不可思议呢！秦亚东怎会交了这种损友？什么叫“动了凡心”？说得好似他高高在上，我三生有幸才得以蒙他青睐似的。还有，那个无聊的记者以为他在写影剧新闻吗？财经方面的专题分析他不会吗？

唉！全世界的人都要误会了，明天我哪有脸上班？

嘴里虽然嘀嘀咕咕地骂着，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往下一页翻。聂咏夷和陈敏的合照倏地映入眼帘，我的心不禁绞痛起来。合照旁还有一行小字：

聂咏夷和陈敏连袂参加了许多宴会，是近期中最被看好的一对这时，电话铃声响了，我没好气地拿起话筒，不晓得是哪个倒霉鬼要让我出气？

“盼盼，我是亚东。最近几天有空一起去看画展吗？”不可否认，秦亚东的确很有风度，“最近几天”摆明了时间任我挑。

“没空！”相形之下，我的修养就差多了。谁教他挑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打电话来，而且我的心情之所以不好，有一半是为了他。

“忙些什么？”他当然听得出我的不友善。

“忙着澄清流言。”

“你也看到报导了？我……”

“你怎样？”话一出口，我才觉得自己太盛气凌人了。

“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”

我吓坏了！我以为他会通个歉、解释几句，没想到他会这样坦然承认！

“为……为什么？”我的声音竟微微发颤。

“因为我觉得你很可爱。”他说得理直气壮。

老实说，“可爱”这个形容词比“漂亮”、“聪明”都要教我开心，只是说这句话的人不是聂咏夷，对我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沉默许久，我实在无言以对。

“那……我过一阵子再约你好了，再见。”天啊！他是那么体贴，害我的罪恶感油然而生。

为什么我爱的是聂咏夷而不是他？

“老公啊，没想到你女儿这么有办法，才回国没多久就上了杂志封面，真是光耀门楣啊！”完了！我就知道多嘴好事如老妈者，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奚落我的良机。

“还不是遗传了你的绝世容貌！”爸爸谄媚地讨好着妈妈。

天啊！听他们调情实在严重影响食欲。

“盼盼，你到底有没有意中人？”妈妈饶富兴味地看着我，而我则打定主意闷不吭声。

“依我看，还是咏夷好一些。现在他把聂家的事业打理得有声有色，年轻一辈几乎没有人比得上。而且嫁给他也不会有什么妯娌不合的问题，就连他唯一的妹妹也嫁到美国了。”爸爸似乎一直很欣赏聂咏夷。

“拜托，他大了我们盼盼十岁口也！更何况要我们家盼盼当人家后母，

岂不是太委屈了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这样盼盼才没有生儿育女的压力啊！”

“我还是觉得亚东比较好，年纪较接近，人也敦厚有礼，跟我们盼盼站在一起，多么登对呀！”

我受不了了！

“你们就巴不得我赶快离开这个家吗？那我明天就开始找房子好了！”说着，我的眼睛都快泛出泪水了。

“盼盼，你别胡思乱想，我们还不是关心你！”妈妈赶紧坐到我身旁安慰我，生怕我说到做到似的。“对了，听你爸说聂咏夷跟你求过婚，是真的吗？”

唉！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我到底是招谁惹谁了？

“嗯。”我无精打彩地点了个头。

“说起来，你们男人就是绝情。”妈妈根本就是卯上爸爸了。“想当初他和他的妻子多令人称羡啊！他太太不是还被封为社交圈第一美女吗？才死了不过两年，就又看上我们家盼盼了。”

哼，聂咏夷要真是绝情男子就好了！

“我们盼盼啊，连清心寡欲的和尚都会心动，怎么能怪咏夷呢？”

“那聂咏夷干嘛又跟陈敏走那么近？”

我真的生气了，连家人都要凑这个莫名其妙的热闹！为表示抗议，我抛下碗筷就到楼上去看电视。

没多久，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。一听就烦！

“喂？”我存心要发泄怒气。

电话那头愣了一会儿。“盼盼吗？我是咏夷，可以跟你谈点事情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不知怎的，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，语气也变得温柔多了。

“呃……我现在在你家大门口，你方不方便出来？”

“好。”照说我该请他进屋的，可是楼下那两个人实在有些面目可憎，而且他们一定会一相情愿地猜东猜西的。

瞪瞪地跑下楼，我直往门口而去。

“盼盼，你别真负气离家啊！”妈妈紧张地站了起来。

我不禁被这个误会逗笑了。“不是啦！有个朋友在门口等我。”

出了门，一阵阵带着清新味道的晚风迎面拂来，黑漆漆的天空中缀着繁星点点，是谁说过良辰美景莫虚度的？

聂咏夷倚在他银灰色的跑车上，看着我走近。

“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？”风吹得我的头发飘呀飘的，一颗心也飘飘荡荡的。

“嫁给我好不好？”他淡淡地开了口。

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。“为什么？上次我都说了没关系的……聂伯伯为难你吗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“他前阵子老把陈敏和我挂在嘴边，现在也不好骤然改口说我们俩。”

“那你总要给我一个理由啊！”我是很想嫁给他，可我无法说服自己那会是个正确的选择。

“前几天，予劲在幼儿园门口看到同学的爸妈一起来接放学，一直问我要新妈妈。”他很努力地想表达清楚他的意思。“他对你印象深刻，予勤那个